

一个女人冒死保存美日元首秘密会晤照片，
聖獸配列 杀机四伏，她如何脱身？

谍局¹

暗流涌动

〔日〕松本清张 著
赵海涛 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谍局^①

暗流涌动

〔日〕松本清张 著
赵海涛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谍局. 1, 暗流涌动 / (日) 松本清张著; 赵海涛译.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008-7095-1

I. ①谍… II. ①松… ②赵…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444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7718

SEIJU HAIRETSU Vol.1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86 MATSUMOTO 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Japan in 1986.

Revised and republished a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TSUMOTO Seicho Vol.60 by Bungeishunju Ltd., in 1995.

Republished as paperback version by Bungeishunju Ltd., in 2009.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ina Worker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ATSUMOTO Yoich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谍局1: 暗流涌动

出 版 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葛忠雨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17千字

版 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这是银座的一幢混居楼，按照楼层纵向排列，在四楼竖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银色俱乐部”。就在这里，去年秋天刚刚举行了小范围的开店五周年庆祝仪式。

三月中旬，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时间大约是九点。一位个头低又略显胖的男子，同一个体型有他两倍大的外国人一起来到这里。

在大楼入口处，有一位女招待，百无聊赖地坐着，一看有男客来店，忙起身相迎，并朝里面喊：“妈妈桑！妈妈桑！来客人啦！”

这家酒店的正中间是一条狭窄逼仄的通道。通道的左侧摆放着一列桌子，右侧从入口进来依次是卫生间、更衣室、长形柜台的酒场。在对面与窗户相邻的拐角处，最里面的桌子之间的空地上摆放着一架放着花束的钢琴。柜台是由两块樱木拼接而成，打磨成了耐看的米黄色，下方隐约现出直木纹的花式。两个酒保正背对着酒架忙碌工作。

百分之八十的桌子都坐满了客人，这个时间段就有如此盛况，真的算很不错了。一个穿着偏黑色西服的女人从里面走了出来，朝有些发福的外国男子抛出诡谲的媚笑。

二位男客在靠里的桌子跟前落座。这家酒店的老板娘，也就是前面被女招待称为“妈妈桑”的中上可南子，正对落座的外国人微微弯腰致意道：“欢迎光临！”外国人的眼角立刻堆起一圈笑意，显得彬彬有礼。从天窗投射进来的光落在外国客的脸庞上，这使他的笑容显得有些晦暗。这个外国人的头发是金黄色的，眉毛泛着白光，看上去不免让人感觉到有些老朽之气。

女老板娘这时候凑了过来，于是，三人一同举杯邀酒。

“仓田先生！”

可南子稍稍伸长下巴，向外国人旁边的胖男人问道：

“这位是意大利人还是美国人？”

那名外国人躬着背，怔怔注视着威士忌兑水用的玻璃杯。

“是澳大利亚人哦。”

仓田眼露笑意。

“原来是澳洲人啦。哎呀，这些都无关紧要，那么，您是大先生的朋友吗？”

可南子所说的大先生是国会议员，而眼前的仓田重三郎则是他的秘书。仓田总喜欢在赤坂、六本木一带喝花酒，每个月都会带不同的客人来这家居酒屋喝酒。这些人或是同为议员秘书的同事，或是新闻记者，或是议员选举区域来的客人，不一而足。

“是议员大人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啰。”

仓田的回答近乎愚蠢。

“哦，是商社人员？”

国会议员不可能和外国商社没有关系。这也是在报纸上经常可以

看到的报道。仓田点了点头，可南子继续问道：“他会讲日语吗？”

“来日本仅是出差，语言方面完全不行啊。”

“这样啊。”

“怎么样，试着说说看？”

“我吗？”

“英语，可以说让我想起了在赤坂的‘特洛皮卡纳’时代啊。”

“哎呀不了！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赤坂的“特洛皮卡纳”几乎可以说是外国客人的夜生活大本营。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那里工作的呢？”

“哎，已经是十四五年前的事啦。”

抬起眼眸，可南子似乎正细数过往的年份似的。一双大大的眼睛，闪烁着如水晶般的点点光泽。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可南子的身材都十分纤瘦，椭圆形的脸，线条流畅显清秀。不管怎样的唇均可与那略尖的下巴相配。其实她身长整体并不高，而由于身体纤细看上去显得高，整个身躯看上去也很笔直、修长。

看玻璃杯看得入迷的澳洲人时不时地抬起眼，瞧瞧眼前风情万种的可南子。

“说来，十四五年的话——”

“讨厌啦，偷算人家年龄，真是居心不良。”

可南子笑时露出来干净整齐的牙齿。

年龄应该三十四五吧。由于是白天，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眼尾的细纹，但是额头跟脸部、颈部的皮肤都很紧致。即使不化妆也很白皙，毋庸置疑的大美人。

仓田笑着用英语对澳大利亚人说了些什么，对方也仅是简短地低声作答，表情谦逊地冲可南子笑着。

仓田朝向可南子说：“这位外国友人他对我说，妈妈桑很漂亮的是呢！”

可南子微笑着朝澳大利亚商社人员微微点点头，然后说了句：“Thank you！”然后从胸前西服口袋拿出名片递给他——银色俱乐部中上可南子。

看上去很雅致的印刷体。

澳大利亚人看着名片上的汉字面露难色。仓田将名字读给他，解释说她是这家店的老板娘。看样子，外国人似乎大致明白了名片上汉字的含义，仓田也就没有再介绍说她是这家店铺的实际经营者。

“可否给我要一张他的名片呢？”

可南子对仓田低语道。

“你直接问他要要看呗。”

仓田微微一笑。

“请给我一张您的名片吧，这应该怎么说呢？”

可南子歪着头。

“装糊涂可不行哦。”

“虽然很不好意思，还是索性问问看吧。”

可南子像下定决心一样，正面看着那澳大利亚人，说道：

“May I have your business card？”

“I’m sorry, Madam, but I left my business cards behind. Next time when I come and see you, I’m sure give you one.” 澳大利亚人操着英文

回答可南子。

“不错嘛！”

仓田所说的自然是可南子的英语，夸她发音纯正。

可南子五年前一直在赤坂的特洛皮卡纳担任女招待。那家店的客户因多为日本商社接待的外国人而远近闻名。店里的女招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虽然说得有好有坏的，但是熟知英语的招待，会连一些情趣俗语也能运用自如。可南子就是其中之一。现在的她看上去像不会英语，是因为可南子不想让店里的人知道自己以前在特洛皮卡纳做过女招待。在特洛皮卡纳的时候，与外国人接触过的女人总会有种种的闲言碎语，被外人指手画脚。

仓田知道，可南子是想在詹姆斯·奥洛特面前看上去显得纯洁。明了此意的仓田轻轻嗤笑着，道：

“如何称呼您呢？”

“奥洛特，詹姆斯·奥洛特。”

“詹姆斯·奥洛特先生呀。”

澳大利亚人听到可南子说自己的名字，绿色的眸子看向她的脸，微微弯弯腰。

可南子笑着弯腰致意。

“在日本计划待到什么时候呢？”可南子看向仓田。

“呃，似乎要待一个月呢。”

仓田将可南子的话传达给詹姆斯，担任他们的翻译太费事了，仓田就让可南子自己坐过来干脆随便跟奥洛特聊。

即便如此，与其说中途过来的女子用手对奥洛特比画说着含糊不

清的英语，不如说是其通过简单的词语殷勤地招呼着自己带来的客人。澳洲人对此笑咪咪地悉数接受。

“怎么样？店里忙吗？”

“稍有起色呢，昨晚太冷清了。”

“似乎哪里生意都不怎么样。”

“这个二月不太好，还有两周就是三月了，也不知会变得怎么样。”

“到了四月时令也变好了，生意会好转吧。”

“这样的话就好啦，要是比去年还糟糕的话真是让人心烦。”

可南子以仿佛是经营者的口吻说道，真是位慵懒的妈妈桑呀。作为经营主，对店里的营业额是负有责任的。实际上她是经营主的情人，这样的关系已经偷偷持续了五年之久，而这种关系在去年开始变得奇怪。经营主是一个60岁的叫岛村忠男的男人。在这一带游走的仓田在别处正好得知了这一秘密。

仓田在这事上不假辞色，只是拿着杯子和可南子漫无边际地聊天。

可南子凭借自己的第六感，意识到奥洛特的视线朝自己不断瞟来。这种调情并不露骨，可以说是一种偷窥的感觉，视线小心翼翼地落在玻璃杯上，一眨一眨的。他的视线就像是烛台的光，每隔三分钟闪烁一回，间歇地投射在可南子的侧脸上。他绿色的眼瞳中，有着如同掉落在绿草间的玻璃碎片般的亮光。

可南子感觉到这个澳大利亚人对自己颇有兴趣，就连她去与其他桌的客人讲话时也能感觉到背后有一道来自詹姆斯·奥洛特的灼热目光。行走于客席之间，可南子的双脚似乎被他的目光所缠绕。

可南子想，在此之前店里也偶尔有外国人来，但是被这样盯着看

还是头一回。

仓田假装对此没有意识到，同代替妈妈桑来陪酒的女招待谈笑风生。

等最后的客人离开已是凌晨零点三十分，剩下的三个女招待跑去了更衣室，酒保则摘下围裙。伙计开始熄掉店里的灯，出纳员在疲倦地整理账簿。

电话响了。

“妈妈桑！”

收账的女人高高举起听筒，没有说打来电话的人是谁。

可南子想，是岛村忠男吧。岛村应该是询问当晚的营业额，他已经三天没有露面了，如果问营业额的话问出纳员就可以了。可南子本打算挂掉电话，却还是接过了听筒。

“是我……”电话里的人声音干涩。

映入可南子眼帘的是斜放在柜台上的晚报。

美国总统巴顿将于4月8日来访。与矶部首相的首次会晤定于4月9日。

上面是放大的印刷体文字和美国大总统的照片。接近美国总统来访的日子，各大报纸频繁出现照片。

“请问是妈妈桑吗？”不是岛村的声音。

可南子猛然从照片上收回思绪，急忙回答道：

“是的，是的。”

营业性的用语。

“我是仓田。”

“咦？”

“之前谢谢了。”

“哪里话。”

“我现在在赤坂一家名叫离岛的餐厅，可否赏脸一起过来吃个饭？”

听声音不像是喝醉了。看看钟表，已经快凌晨一点十分了。作为女招待，陪安全的客人一起去寿司屋这样的事很常见，有时客人也会带店里的女子一起去。仓田是安全的客人，没有听闻他举止轻浮，也没有看到过他有那样的行为。

突然，詹姆斯·奥洛特的绿色眼眸掠过可南子脑海。

“奥洛特先生也一起吗？”

“不，他先回旅馆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吃夜宵太无聊了，所以想找人陪陪我。”

“这样啊，可怎么办呢？没有可以带去的女子哎，大家都回去了。”

“那正好。”

“欸？”

“额，正好有话与你说。”

“……”

“拒绝我了啊，不是什么色情的话。”

仓田每月都会来店里，是三年的常客了。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打电话邀请过可南子呢。

“这样说来并不无聊啊。”

“别说那种话啦。”

可南子笑了。

“怎么样？肚子饿了吧？这家店的法国料理很有名，来点怎么样？”

可南子像下定决心一样，轻声说道：

“那我现在就去拜访。”

“呀，要来吗？真是太感谢了。”

听筒传来仓田高涨的声音。

“这家名叫离岛的店在赤坂哪一带呢？”

“三条街 A 座一层。赤坂翁城地铁站的一条胡同里，沿着道路走就到了，一看广告牌就知道了。”

“这个时间乘出租车去的话，大概 20 分钟吧。”

“15 分钟就够了。”

“那你稍等一下。”

放下听筒进入更衣室，从衣架上取下那件水貂外套。

可南子庄重地将自己纤细的身躯裹进外套里。

可南子对酒保和伙计们说：

“辛苦了！我先走了。”

“晚安。”

男服务生们没有说话而是笑着目送她出了店走向电梯。电梯不能直达一层，可南子不由得想象他们在说些什么。

赤坂的离岛餐厅一直营业到凌晨三点。从道路到地下一层的混凝土楼梯拐两个弯，就到了通道入口处。

可南子一进去就是宽敞的大厅，头顶的灯光令人目眩，年轻的男女们聚在一起喝酒。红色格子条纹的桌前基本都是满座，熙熙攘攘的嘈杂声从四面八方涌来，完全不像已是深夜的光景。可南子一进来，坐在附近的男女都抬起头看向她。

正不知如何是好时，发现对面有一个接近黑色的深紫色的门，门上有一行金箔字体的法语。可南子得知此处就是离岛时，门由内侧沉重地被打开了，一个穿着西服系着蝴蝶结领带的男子鞠躬说：

“欢迎光临，请稍等。”

从天窗照射下来的枝形吊灯的灯光和桌上没有灯伞摇曳着的烛光映照在墙对面的椭圆形镜子上，往里面走是绯红色的房间。盯着远方出神的可南子，她的水貂外套从肩膀上滑落了下来，打着蝴蝶结领带的服务生从后面用两手帮她接住了。

被引导着上了三阶绯红色绒毯，可南子看到认出她的仓田重三郎站在桌子前面，笑着迎向她，说道：

“欢迎欢迎！”

仓田低眸看向腕表。

“正好 15 分钟呢。”

可南子扶了下椅背坐在了仓田对面。铺着绛紫色布的桌子上，只有一个小小的雪利酒杯。仓田之前一边喝着餐前酒一边等着可南子的到来。

穿着红色西服胸前挂着胸牌的男子静静走近，递上了酒水的菜单。

“红酒，牌子随意。”

“我也一样。”

侍酒师向两人施礼离开了。

“说起随意啊……”

仓田拿出烟说道：“料理的话，轻食系列就交给我吧。否则等你来点单就有点晚了。”

“谢谢。”

可南子环视四周，每隔三面榆色墙壁就有一面镜子。桌子五个一行摆成三列，不论哪桌都围满了深夜不归的客人。这里中年男子与年轻女性居多，没有灯伞的烛光照在客人的侧脸上，微微泛出红晕。镜子中映照出客人的背影和正脸，桌上堆满花束。

“这家店似乎这个时段很受欢迎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从银座坐车过来只要 15 分钟，刚刚好。”

“有点遗憾，一年也就来两三次。15 分钟是根据这个时段的交通状况推断的，总之后多来几次。”

侍酒师端着葡萄酒过来了，仓田试了下口味，可南子瞅了一眼酒瓶上的商标，是 1971 年的高级葡萄酒。作为收入颇丰的国会议员秘书的仓田出手很大方。

“来，首先干一杯。”

碰过酒杯，菜也上来了，鳄梨木的沙拉盘还有兔肉冻，仓田拿起胭脂色的手绢别在胸前。

“已经这个时间了，尽可能地点了一些轻餐，要是吃不完的话，我可以帮你哦。”

“不用啦，我开动了，肚子可是已经饿了哦！”

可南子夹起沙拉放入口中。

“嗯！很美味！”

可南子稍稍伸长下巴。

“欸，仓田先生？”

“嗯？”

“奥洛特先生为什么中途回去了呢？”

“一到日本就很忙，想必他累了吧。”

“虽然说是商人，是怎样的工作呢？”

“做出口冷冻鱼生意的。”

可南子又想起詹姆斯·奥洛特那花白眉毛下的深邃眼眸和偷看自己的样子。她也曾感觉到他灼热的视线。

“要是留下奥洛特一起就好了。你似乎对他十分好奇呢。”

“哎呀！并没有啦！总觉得奥洛特老是盯着我看。”

“可能对你感兴趣吧。”

“不是，也不是那样的眼神啦。冷静一点想，奥洛特先生只不过是观察我。”

周围桌子都在低语交谈着，他们这桌显得稍有些许静默。

“冒昧问一下，你跟岛田老板在一起了吗？”

可南子轻轻地将刀叉放在盘子两边。

“看你询问的样子，是听说了我们之间的一些传闻吗？”

“听说了。”

仓田吃了沙拉，又切开了兔肉冻，点头道：

“听说岛村先生似乎带着新交的女朋友去了附近的店，他最近一直

待在那个女人身边，和你的关系很紧张。”

“确实是这样，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可南子直接回答道。

“我和他之间，已经结束了。”

脸上泛起苦涩的微笑。

“有跟他做最后的协商吗？”

仓田注意力似乎在餐具上，垂眸看着餐盘询问道。

“最近吗？即使我再忍也阻止不了他。管不了他与店里的女子发生关系的嗜好。这次的这个女人也是，为了她，他又会增加一家连锁店。”

原本可南子也是如此。“银色俱乐部”是岛村为可南子开的店，但并不是把这家店给她，而是以这层关系为枷锁来提升营业额。

“这样在一起多久了？”

“大约5年了。”

“说起来，五年前那时你还寄身于赤坂的‘特洛皮卡纳’呢。”

“岛村说让我成为老板娘，我就被打动了。”

银座所有的女人都梦想能够在银座成为居酒屋的老板娘吧。

“等明白岛村的真实意图时，为时已晚了。”

可南子喝掉了半杯酒，喘了一口气，说道：

“即使知道他与许多女人同居，那时也无法分手了。”

“现在，你们怎么样？”

“分手啊，我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最后再和他谈谈？”

“谈与不谈……最后都是我被他抛弃。”

可南子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

“那么，不久就要离开银色俱乐部了吧？”

“只能这样，岛村都已经找好接替我的人。那个人也是一个心灵手巧的女人。”

可南子一副委屈的模样，烛光映照在她渐渐濡湿的眼睛里。

“那么，今后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你作为被雇用的妈妈桑口碑还是很不错的吧？不如说是很抢手吧。”

“那之后岛村和我的事在银座的酒吧会尽人皆知，可能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吧。世界太小了，有了这样的花边新闻，谁还会让我继续工作呢？”

“那么，今后怎么办呢？”

侍酒师识趣地走近，给可南子的杯子里添上酒。

“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可南子两手捂住脸。

仓田注视着她白皙双手的指甲。

“这种时候，有没有谁可以同你商量呢？”

可南子摇摇头。

“那么，我帮你想想。”

听到仓田的话，她把双手从脸上放下来。

“仓田先生，愿意与我商量吗？”